



新鳳齊說戲



宁夏人民出版社

·序·

吴祖光

凤霞是在天津南市贫民窟里长大的，全家老小没有一个识字的人，从小起家里每年只买一本书，就是皇历，但也只能看看是几龙治水或几牛耕田的小插图，查个日子，测个吉凶都还得求人。

凤霞说她也还认得几个字：一、二、三，这三个字是猜出来的。除此之外还认得一个“福”字，因为每逢过年都要请来有学问的大伯父写上几张大红纸的福字贴在门上、墙上。可是大伯父垄断文化，架子特大，从不肯教教他这个求知欲很强烈的小侄女，见着孩子就往外轰，还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学戏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想认字？那还了得！……”

但是在戏班里长大，年深日久，有心人总会识得一些字，每天看看后台挂着的水牌上写着的戏目和上场演员的名字，看多了总也能认识一些字。然而直到她已经成为红演员之后，基本上仍然是个文盲。

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之后，被压迫的人彻底翻了身，

凤霞才得到了理直气壮学习文化的机会，抽出排戏和演戏的业余时间上了一个中央六部合办的六联学校扫盲班。据我了解，在六联学校里，她是最用功、最认真学习的学生之一。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她已经能够习作简短的回忆录式的散文；不管演戏多忙，总是兴致勃勃地写着。一九五七年初夏的一天，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夏景凡同志来访，发现了凤霞写的几篇短文，非常喜欢地要为她人民日报八版上发表；于是在六月中旬接连发表了她的短篇散文。但是由于不久便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我是首先被狠批猛打的一个大右派，而且是“一人获罪，祸及妻孥”，凤霞只不过是于在首长压力之下不肯俯首听命和丈夫离婚，这叫做“划清界限”，便也被打成“右派”，于是她的写作生涯刚刚开始便告结束。

随后便是漫长的黑暗岁月，简直不知什么时候才到尽头。在社会上，她作为一个评剧演员的声望未见有丝毫下降；但在自己的剧院里尽管从来都是台上的主角，却没日没夜地要承受大小“领导”、以及某一些同台伙伴们的欺凌践踏。演出结束大幕下垂之后，观众还在为她热烈欢呼鼓掌时，不会料到，这个新风霞已经匆忙脱下戏装，到后台去刷痰盂、扫地、清洁厕所去了。即便是在必须集体谢幕时，新风霞也被限定只能站在后排……

由于一九五七年反右之难，我从次年早春到一九六〇年末，被驱赶到北大荒过了三年流放生涯；凤霞一人负担了维持整个家庭的责任，其苦处和难处是可以想象到的。但是特别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她在这三年极为艰苦的环境里，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在重重阻难、限制、嘲讽和打击之下，求助于几个老伙伴一起合作，改编、移植、加工、创造出了几个高质量的评剧

新剧目。《乾坤带》、《三看御妹》、《无双传》、《调风月》等等都是这段时期里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乾坤带》，在唱腔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成就，开创了评剧旦角声腔的新局面，成为今天新派弟子遍地开花的评剧保留剧目。

在那一段困难时期里，看来她再没有想到写作这个方面，舞台演出则一向都是十分繁重的。尽管单位领导对待这个演员一贯十分刻薄和残忍，但演出却少不了她。不久，预伏杀机的“京剧革命”开始了，有一天剧院领导象众星捧月一般把妖婆江青引来看凤霞主演的新戏《会计姑娘》，江青坐了一阵，骂骂咧咧地说：“新凤霞不会演戏。她是个空壳子……”剧院领导们如奉圣旨，从此凤霞背上的政治压力更加沉重了。

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新凤霞挖了六年防空洞。高血压达到二百以上，医生开了休假证明，剧团团长请示剧院书记，书记不准这个病人休息，下令让她随演出队参加舞台工作的体力劳动，终于在一九七五年十月里一次演出结束之后感觉严重头痛，次日凌晨病倒在地，左肢偏瘫，送到医院又被误诊，留下的后遗症至今不能痊愈，就这样迫使她永远离开了舞台。

这个在解放初期还只能是个文盲的新凤霞，在被迫害得重病以后至今将近十年里已经写了大约二百万字的手稿，从事写作是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日报第八版上发表两篇散文以后的继续。至于是哪年、哪月、哪一天开始写起来的，她自己也不记得了。她至今走路比较吃力，不能自己行动，因此每天除了接待来访的朋友、来学习演唱的各地年青演员们、兴致勃勃地学习画水墨画——没想到求画的这么多，现在已经成为很重的负担——当然，这里面写作还是主要的，到现在为止，她的以回

忆录为主的文章已经在香港和内地出版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包括英文和乌尔都文本共八本书了。中国作家协会吸收她作了会员。出身于旧社会最底层的民间艺人成为作协会员的，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产生民间艺人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新凤霞是唯一的。

凤霞的文章大部分是生活的回忆，尤其是演剧生活的回忆，虽然她后来被迫不能演戏了，但仍和演戏分不开，因此在文章里面包括了一大部分属于表演艺术方面的内容。宁夏人民出版社的陈兴起同志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位编辑，他极为热情地要为凤霞编两本书。一本是《新凤霞评剧谱》，是为我写的四个戏曲剧本由凤霞谱出全部评剧唱腔，为评剧艺术提供四个新剧目而作。另一本就是这里的《新凤霞说戏》，是从她已发表和大部分未发表的文稿中抽出说戏的部分编成的，至少会为比她年轻的演员和广大的戏剧爱好者介绍这个民间艺人出身的演员在生活上的甘苦和多年艺术实践中的经验。

兴起是一个残疾者，他只有一支胳膊一只手，但他做的工作和做出的成绩比我这两只手的要多得多，借这个机会，我也代替凤霞表示一下对他的敬意和感谢。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 目 录 •

序	1
我的艺名	1
童年	10
剥削	21
打戏	26
喊嗓子	31
多听·多看·多学	38
跑龙套	41
十大学	45
堂会	48
被小鬼儿拉下来	54
我演过狗形	58
我唱过大花脸	62
跳金榜	65
学戏难, 唱戏更难	68
台上见	80
爱闹着玩	84

跟文明戏演员唱戏	89
盖三省	93
补台	95
不认输	103
忌讳	110
胡子戴错了	116
拚着命也要保住人格和艺术	124
拚命	130
有自己的主意	136
我戴过手铐	137
荒乱年月可苦了女演员	142
见好就收	146
不嫉妒	149
演配角	159
让路	162
当演员也不特殊	165
气质	168
跟曲艺演员同台	171
我不是老艺人	178
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	185
“天桥货”	193
对观众负责任	199
在大雨里演戏	201
我当过兵	205
我和京韵大鼓	209
从旧戏班谈起	212

初谈唱	218
我的唱腔创作	238
创新腔不容易	250
唱出自己的风格来	254
唱时代声音	264
演员和琴师的合作是鱼与水的关系	272
玫瑰调	278
积累生活, 创造艺术	283
一个音乐家对我的帮助	288
唱段应合适	304
跟青年演员讲点演戏经验	307
假戏真做	321
戏曲程式生活化浅谈	329
我从小上台自信	338
戏 威	343
“自我”又要“忘我”	352
戏越演越好, 胆子越演越小	355
谈 “彩”	358
概念化	367
学 人	371
创造人物的第一步	381
再创造	384
小心虚心唱戏	387
老实地创造人物	390
小借年	392
动作的回忆	396

对人物初步认识	400
情感直觉	403
又进一步	407
用理智控制情感	410
视 象	416
情绪的设计	421
从意象到形象	424
创造人物有线索	427
创造人物的连贯性	430
体会角色发展的全过程	432
共性人物创个性	435
即兴的创造	438
练出艺术魅力	440
内外统一	445
个人和整体排练	44
趣味高低	450
母老虎	457
说《凤还巢》学习梅先生美德	462
说说《母女恨》	469
说说《坐楼杀惜》	472
再说《坐楼杀惜》	477
说说《雷雨》	485
说说《刘巧儿》	491
说说《祥林嫂》	502
说说《春香传》	507
说说《金沙江畔》	512

说说《花为媒》	• • • • •	516
说说《杨三姐告状》	• • • • •	525
说说《马寡妇开店》	• • • • •	542
说说《乾坤带》	• • • • •	556
说说《闹江湖》	• • • • •	566
跋	• • • • •	新凤霞 572

· 我的艺名 ·

小时候我没有名字，那时重男轻女，女孩子不值得一起名，都叫小女儿，高兴了叫大女儿，反正是个不值钱的女儿……有一天早晨，忽然从外面飞进一只小鸟叽叽喳喳地满屋飞，最后落在窗户台上不走了，我就留下它，给它吃鸟食。二伯父养鸟，可是不许把这只鸟放进鸟笼子里，说是野鸟。大伯父对我父亲说：“这个鸟飞来可是喜鸟、福鸟哇！常言道：出门见喜飞来凤，凤是鸟中王。”我们家惟独大伯父能写会算，是全家的秀才。他说：“给小女儿起个名，就叫‘凤’吧。”大伯父就这样随便一说，全家人都叫我凤了。可是二伯母看不起我，说：“哎哟！小女儿还配叫凤啊！又黄又瘦，细脖大肚子。”她虽这么说，大伙都这么叫我，也就叫开了。里里外外都叫我小凤，我就算有个名字了。

长到六岁，我就跟二伯父、堂姐姐学戏了，在他们家我比使唤丫头还不如，可是为了学戏，我天天往他们家跑。二伯母老看不上我，可又要我为她家干活，跑东到西，买这买那，看不见我就要喊叫我的名字：“小凤！凤……”后来我一听她叫我，心里就不耐烦，真讨厌，可又不敢说，当初她反对我叫这

个名字，可现在就数她叫得欢。慢慢的我都上台演个小孩儿、小兔、小狗了，大家还都叫我小凤。记得我跟二伯父、堂姐姐在天津南市大舞台演戏，演的是连台本戏《西游记》。和梁一鸣、张德发、朱小义一起，我伺候姐姐，张德发很喜欢我，他对姐姐说：“你们小凤有出息，多么会伺候人哪！嗓子好，扮相也不错，小风能长成大凤凰啊！”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盼着长大成个凤凰。心里想，是应当起个大名了。有一天几个小朋友堵着门叫我：“小凤……”我从心里不爱听，这时正赶上我摔了一摞饭碗，二伯母正在骂我。我赌气跑出去对她们说：“你们不会喊我大风吗？小凤、小凤的让你们叫得长不大了、长不高了……”我跟她们这么一说更糟了，这群小孩儿有意的出来进去喊我：“大疯子！大疯子！……”我姐姐听见了问：“小凤，你看看怎么了？”我吞吞吐吐地说：“是这个胡同的野孩子，叫我是大疯子。因为我不许她们叫我……小凤……”姐姐自言自语地说：“是呀，小凤长大了，能上台演个小孩儿了，也该起个艺名了。小凤，你说呐？”姐姐满脸笑容地问我，可把我高兴死了，我说：“姐姐，那敢情好哇！要是起好了艺名，我就穿上姐姐给我买的红布衫儿。”姐姐说：“唱戏的高在艺，不在衣，起个艺名就要唱好戏，先不许讲穿戴。往后你的艺名还要上戏报，上说明书，上报纸呐。可不许有了名就长架子‘拿糖’^①，忘了根本啊……”姐姐是个要强的好演员，她对我一向都很严格，其实我没想到这些个，只要有个艺名就够了。

当时当个演员可真够苦。唱不红，没有名，失业受穷；唱红了，有了名，让官面、财主围着、缠着，一天忙得连跟亲人

① 拿糖，自命不凡，居奇要挟之意。

说句话都不容易。姐姐应酬多，身体不好；加上婚姻不自由，心事重重；平常日子里，发愁的时候多，欢喜的时候少。一摆好多天，姐姐也不提给我起艺名的事了，可是我可时刻的记着哇。这一天跟我吵架的那群野孩子又在门口喊叫了：“小疯子！大不大、小不小的疯子……”姐姐听见了，对我说：“小凤啊，你过来。咱俩合计合计给你起艺名的事，你应当跟着我取个艺名，我叫杨金香，你就叫杨银香吧。好了，让你沾我一个字，就叫杨银香。”

可我对这个“银香”从心里就不愿意。一是我二伯母买来的闺女中，已经有一个叫小银子的，她不够唱戏的材料，进了班子当了妓女。二是银子不如金子，还说是沾了姐姐一个金字的便宜。我心想，我干嘛非沾你的光啊？我心里这么想，可不敢跟姐姐说，半天没作声。姐姐说：“小凤，你为嘛不出声？你愿意不愿意叫银香啊？”我还是低着头不响，姐姐有点发火了，说：“你抬起头来！快说，你是不愿意叫银香吗？”这回我非回答不可了。我想，豁出去挨顿打也得说，大姐一向不许人说假话。大姐嗓门越来越高了：“说呀！”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愿意，银子不如金子，这是你、大姐教训我的，不比老，不比小，唱戏要比好。你让我叫杨银香，我就得跟你杨金香比，要不我比谁呢？你是金子，好到了头了，我怎么比呀？”说完了我低头又小声嘟囔说：“你所说的不许我说假话，我说的可是心里话。挨顿打我认了，我就不愿意叫杨银香。”大姐一听，不单没有生气反而笑了。她用手掀起我的下巴颏儿，对着我的脸说：“唱戏的就是要有这股子倔劲！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我的小凤妹子有出息。”

大姐又用心思给我起艺名：红香、绿香、美香、艳香……

我说，这些我都不喜欢，都不好听。大姐也不生气，我摇头她就再说。大姐这回对我可真耐心，可最后说到翠香、玉香，她再也说不上来了。

我们家里的人大都不认字。老祖母识几个字，可她那一口南方音我不爱听，她也不明白我要起个艺名是怎么回事。我只有再去找识文断字的大伯父，进了大伯父屋，他正在写字呐。我问：“大伯，您说说，‘翠’和‘玉’这两个字，跟‘金’字怎么比？”大伯父想了一下，回答我：“翠和玉都是值钱的东西，可是都不如金子结实，真金不怕火炼嘛！”

我又回去找大姐说：“我也不愿意叫翠香、玉香。”大姐问：“为什么？”我说：“都不如金子结实。真金不怕火炼！”大姐还是没生气，说：“你去吧！以后再谈吧……”大伯父把我叫到跟前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大姐说唱戏的不能叫小名，要起个艺名。问我‘翠香’、‘玉香’喜欢哪个？我现在知道了翠和玉比不了金子结实，其实这个香字我也不喜欢。”大伯父感兴趣地问：“为什么？”我说：“香是叫人家闻的，我不愿意。”大伯父一个劲儿地摇头，说：“哎呀！你们唱戏的不就是给人家开心解闷的吗？闻闻算什么呀？”

我不喜欢香字，大姐也知道了，这回大姐有点发火了，她跟人家说：“小凤！就是别拿她当个人。这孩子又臭又硬，香字她不愿意，谁闻她呀！”

二伯母让我打浆糊，要糊窗户。我心不在焉，把浆糊打糊了。二伯母大发脾气，端起浆糊锅说：“一心无二用。小凤从来手里干的和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你的心飞了！”啪！把锅里的浆糊泼了我一身。胳膊、手，全烫成了泡，大姐和二伯父都跑来看。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二伯母被劝进屋，大姐

把我领进她的房里。她推我坐下，指着我说：“小凤，你太拧了。你心里想什么呀？会把浆子糊打了？我娘也太狠，看把你烫成这个样子。”我说：“那怕什么？真金不怕火炼，烫不死就行！”大姐为我找来酱油，抹在烫伤上，说是酱油治烫伤。

大姐知道我喜欢金字，一边为我抹伤，一边又问我在想什么了？我说：“当然还是想着起艺名的事呀！这名字起不好，怎么能是唱戏的呢？”这么一说，大姐又拾起来起艺名的事了，她认真地想了半天，说：“你喜欢金字，就叫杨金凤吧。”我一听杨金凤，多好听啊！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一跳一跳地自己叫着：“金凤，金凤。”我到处告诉人家，我的艺名叫杨金凤……

自从听大伯父告诉我金字好，它坚硬，不怕火，我就喜欢金字了。凤是鸟中王，金、凤这两个字都叫我占上了。从小凤到金凤，这可高了不知多少倍呀！不管我自己怎么喜欢，自我宣传：我叫杨金凤，可是从我家里到外面，婶子、大娘、小朋友们，都还是叫我小凤，谁看得起我呀！只有跟姐姐一起唱戏的张德发、朱小义管我叫金子、凤啊的，可是他们也没有把金和凤联起来叫我，杨金凤这个名字一直没有叫起来。

不久我父亲知道我起了艺名“杨金凤”。父亲大发脾气，骂我母亲：“你这倒霉娘儿们！偷偷的叫小女儿上他们院跟她们学戏！唱戏！丢人！败坏了咱杨家的门风！怎么着？还起了唱戏的艺名！把杨家的本姓都摆出去了！谁许你这么干的！真丢人现眼……”从来不多说话的老祖母拍打着炕沿又哭又闹：

“小凤呀！你太胡闹了！你祖父在南京当过县长，有根有派，杨家哪辈子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别跟你二伯他们家比，他们又唱戏，又开下处、赌钱、抽大烟、吹、拉、弹、唱，给杨家

丢尽人了，他不算是我的儿子，我管不了他们……”老祖母又哭又闹，更没有人叫我艺名杨金凤了。祖母和父亲不许我学戏，母亲可是个支持我的，有母亲这个靠山，我就不听父亲这一套，天天一早起来黑糊糊的就去二伯父院里找姐姐去了。二伯父家跟我家隔一个门，出门走几步就到了，就是二伯父家独门独院，我们家是大杂院。

“我十二岁了，个子也见长了，人家还是都叫我小名，我从心里别扭。我看那些有钱人家上学的孩子都有个学名，我想，我也起个学名吧，也不花钱。我去找大伯父，要求给我也起个学名。大伯父一听就推我：“出去！出去！你还要起个学名？”大伯父平时酸文假醋，装腔作势，可我一点也不怕他。我和大伯父软磨硬泡，就是要求给我起一个学名，不起不走。大伯父勉强答应了，可是过了两天也不睬我。我凑近大伯父厚着脸问：“大伯，您答应给我起个学名，叫个什么学名好呢？”大伯父不耐烦地张嘴就说出来了：“杨淑敏吧。”大伯父是有学问的人，他起的学名错不了。杨淑敏这三个字很好听，不是那些金呀、玉呀、花呀、朵呀的……可是还得麻烦大伯父，“淑敏”是什么意思啊？大伯父一甩手说：“树皮的树，抿着嘴笑的抿！小闺女不许张开嘴大笑，得抿着嘴笑，笑不露齿，这叫微笑。”大伯父这回脾气特别好，越说越高兴。他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得，后来我长大了也从不张开嘴哈哈大笑，唱戏里的笑也注意掌握分寸。有人说我在台上笑得好看，大伯父的教训有一份功劳。

杨淑敏这个名字照样没有人叫我，谁也看不起我，说：一个唱戏的小黄毛丫头子，起的哪门子学名啊！到十三岁拜评剧老师学评剧，这时候祖母死了，父亲也管不了我了，姐姐跟着

二伯父全家都离开了天津去了东北，大伯父老两口也搬到天津郊区去了。因为我跟姐姐学过京剧，有基础，学戏快，很快上台演了戏，这回是师傅说：“应当起个艺名了。”我先后拜了几个老师，王先舫、张福堂、邓砚臣。师姐妹中叫霞的名字最多：新红霞、新艳霞、新翠霞、新美霞、花彩霞、花凤霞……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女老师花莲舫很喜欢我，她是评剧头一代女演员中最漂亮的红角，是评剧花字头的名角儿。张福堂老师看花老师喜欢我，很高兴地说：“咱们评剧女演员，你花老师可是色艺双全的名角儿哇，你就起个花字头的艺名吧。”于是师傅一连串说出好几个花字头的艺名。可是我从来就不喜欢花字，我觉得花字不结实，多么美的花开过就完，“生命太短。我对师傅说不同意花字头的，师傅又想了个霞字。师傅说：“霞字好，你看看你的师姐有多少叫霞的，你也叫个霞，抓着龙尾巴很快就会红起来了。”我也觉着霞字不错，也好听，可是霞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我问师傅，师傅也不认字，他顺口胡说：“唉！霞字还用问吗？是女人都离不开它呀！梳头匣子嘛……”我听了有点泄气，原来是这么个东西啊。可就有这么多演员用这字，也对，梳头匣子女人都用得着。

我知道师傅也是不识字的，这个霞字也要找个认字的明白人问问清楚。后台管事写水牌的王凤池大爷是我班里最有学问的人，我特地去找他问：“大爷，我要起个艺名了。您告诉我，霞字是梳头匣子的匣吗？……霞字是什么意思？”王大爷面无表情，对我十分冷淡，他上下打量着我，拿腔拿调地说：“一字值千金，不能轻教人。这是给你吃饭的家伙里装肉哇，不抹抹嘴头子，能轻易告诉你吗？”我没得着回答，回家告诉母亲：“我要起艺名了，以后上戏报，登上说明书，还要登报纸